

V
0327.6
043

6

駢志卷之八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丁部下

南華經論九徵

人物志論九徵

莊子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天猶有春夏
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
不肖有順猥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釅故其就義若渴
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
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
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

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肯入得矣

人物志平陂之質在于神明暗之實在于精勇怯之勢在于筋強弱之植在于骨躁靜之決在于氣慘懌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儀態度之動在于容緩急之狀在于言其爲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稱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德之人更爲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

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

純訐似直而非直純宕似通而非通

一至一違謂

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也

善惡參渾心無定是無恒之操胡可擬議

無恒依

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槩也

呂覽八觀

劉邵八觀

呂覽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

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
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
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人物志劉邵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二曰觀
其感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
所由以辯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
機以辯恕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其常八曰觀其聰明
以知所達

名覆金甌

名內甌中

柳氏舊聞玄宗善八分書凡命將相皆先以御札書其

名置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
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耶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
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之乃賜卮酒

五代史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及
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甌中夜
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丞相封侯自弘始

三公封侯自林始

丞相致仕自賢始

漢書漢興皆以列侯爲丞相公孫弘本無爵乃詔封弘
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爲平津侯丞相封爵自弘
始也

魏志崔林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裴松之以爲漢封丞相邑爲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

漢書地節三年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十二爲司空

十二爲上卿

傳子云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

戰國策文信侯欲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之文信侯叱去甘羅曰夫項橐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于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乃見張卿說

而行之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爲上卿

十五相荆

十八宰阿

說苑荆公子年十五而相荆抱朴任能篇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

又子奇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賑貧乏邑內大化後漢書郎顗薦李固云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稚齒化阿有聲

山東相山西將

巴有將蜀有相

漢書班固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

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郿郅王圍甘延壽義渠
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
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
聞蘇辛父子著郎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
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
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詩修我甲
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
流猶存耳

按師古曰王圍爲強
弩將軍見藝文志

華陽國志巴西郡屬縣七去洛二千八百一十五里東
接巴郡南接梓潼北接涼西城土地山原多平有牛馬
桑蠶人自先漢以來僊偉倣儻冠冕三巴及郡分後叔

布柴始周羣父子程公弘等或學兼三才或精秀奇逸
其次馬盛衡承伯才藻清妙龔德緒兄弟英氣曄然黃
公衡應權通變馬德信王子均勻孝興張伯岐建功立
事劉二主之世稱美荆楚乃先漢以來馮車騎范鎮南
皆植斯鄉故曰巴有將蜀有相也

拔士爲相拔卒爲將

擢士爲相擢校爲將

後漢陳寵曰三辰不軌拔士爲相四夷不恭拔卒

爲將

唐書魏元忠曰陰陽不和擢士爲相蠻貊不廷擢校爲
將

九十五日至三公

三十六日擁麾蓋

張璠漢記荀爽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茂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至三公

世語南陽州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服後歷兗豫州刺史所在有籌筭績效

鄧禹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

來歙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

後漢鄧禹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

漢魏春秋天子以公

曹典

任于外臨事之賞或宜速疾

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觀爲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爲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擁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義大

夫出疆有事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况君
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
于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
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綬咸使
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

魏武喜得蒯越

周文喜得柳敏

傅子蒯越蒯通之後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
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豫不決
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
疆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荊州平太祖與荀彧

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 又載記慕容德至

莒城封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于得

也卿

周書文帝尅復河東見柳敏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

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卽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

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恒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

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爲朝廷政典 又劉璠

降達奚武太祖素聞其名先誠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

武先令璠赴闕璠至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

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主滅吳利在二陸明

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 又舊唐書太宗征遼東還

謂薛仁貴曰朕舊將並老不堪受闕外之寄每欲抽擢

驍勇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

李熹二代司隸

劉暉五爲司隸

晉書李熹爲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凡爲二代司隸

又劉暉爲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凡五爲司隸

七百吏半非舊

八百吏多稱當

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靖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傅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

舊唐書永泰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事郭倩李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倩榮四方齎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紀綱大壞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袞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匹夫等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絕然無所甄異故賢愚同滯及崔祐甫代袞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

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庶官進擬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爲然

宓子賤治單父

巫馬期治單父

呂覽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于宓子賤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汲黯卧治淮陽

景丹卧鎮弘農

漢書武帝召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黯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後漢書陝賊蘇况攻破弘農生獲郡守景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

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矣

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思

漢書何武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更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又傅子曰傅嘏爲河南尹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晉書謝安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黃霸功名損于治郡

呂乂名聲損于郡縣

漢書黃霸材長于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郡時

蜀志呂乂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于郡縣

王尊請以身塞隄

蕭憺請以身塞堤

漢書王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洗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

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廻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

南史始興忠武王蕭憺爲荊州刺史六年州大水江溢隄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隄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醺酒于流以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隄立

移書顯責

移書勞勉

漢書薛宣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按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斷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賦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已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鑄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

薛恭本縣孝廉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辨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文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宜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憫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勉所職卒功業

仇季智以孝經感母子相泣

韋景駿以孝經感母子改悔

謝承後漢書仇覽字季智爲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有陳元者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令自改母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

舊唐書韋景駿爲貴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分汝幸有母溫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仍取孝經付令習讀之于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

召父杜母

邵父陳母

東觀漢記杜詩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

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用力少見功多
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爲之詩曰前有召父後有
杜母

交廣記祥符九年邵晔知廣州鑿內河通舟颶風不爲
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
我二苦

後有三王

後有二君

漢書王駿爲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成帝欲
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
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
後有三王

後漢書延篤字叔堅爲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
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懽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
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三
王後有邊延二君

願乞侯君

願借寇君

願復耿君

風俗通侯霸字君房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
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都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
弱相攜號哭遮使者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
期年民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

馬志
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書而具以狀聞

後漢書寇恂爲潁川太守郡中政理盜賊不入代朱浮爲執金吾後潁川盜起從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

東觀漢記耿純字伯山鉅鹿人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爲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號稱神君

號爲神君

號曰聖君

續漢書荀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爲師爲朗陵侯相號稱神君

晉書曹攄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而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又喬智明爲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允爲父報讐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允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允逃者允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于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

以付樊公

已寄蘇公

後漢樊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以付樊公

北史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中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付蘇公矣賊遂去 又南史王猛爲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

任延教民牛耕

王景教民牛耕

後漢書任延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嘗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

又王景爲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

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

民益種芋

長自引芋

列仙傳酒客者爲梁丞相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

汝南先賢傳袁安字邵公除陰平長時年饑荒民皆菜食租入不畀安聽使輸芋曰百姓饑困長何得食穀先自引芋吏皆從之

蒲鞭

葦杖

後漢書劉寬歷典三郡吏民有過蒲鞭示辱 又異苑

崔景真守平昌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文選安陸王碑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 曹子建詩蒲

鞭葦杖示有刑

降者欲去皆聽

寇者見獲放還

晉書羊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

北史周廣川公測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盜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

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兩界遂通慶
弔

伏臘放囚

年終放囚

後漢虞延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
繫各使歸家並感其德應期而還有囚于家被病自載
論獄旣至而死 華陽國志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源
令梁書何鳳爲建安太守放囚事同

南史謝方明晉末宋武帝加晉陵太守爲驃騎長史南
郡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還家使過正
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主簿弘季咸等固諫方明
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
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返餘一囚十日
不來遂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
者遠近嘆服 舊唐書呂元膺爲蘄州刺史放囚事同

元日放囚

至日放囚

北齊書張華原爲兗州刺史獄有繫囚謂之曰三元之
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親期盡當還也
囚果應期而至

南史王志字次道僧虔子也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
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至曰此

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又梁書席闡爲東陽太守傳岐爲始新令冬至放囚
俱同

以江名子

以陽名子

江祚別傳祚爲安南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之
又孟宗爲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人之
生以孟爲名 又東觀記任延爲九真太守使男女皆
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十餘人後多名子爲任
又魏志鄭渾爲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
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
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
無不舉瞻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

新唐書陽城字元宗出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
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
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旣求之城奏曰州
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
名子

發姦摘伏

發伏禁姦

漢書趙廣漢字子都爲京兆尹以和顏接士推功於掾
吏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服廣漢精於吏事尤善

爲鈎距以得民情其發姦摘伏如神

又張敞字子高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

曉告姦黠主名

勘取盜賊名簿

漢書尹翁歸入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

北史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乃悉召桀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乃取盜賊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群盜屏息

削投書主名

得投書主名

漢書趙廣漢教吏爲鉅笥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

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

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

蘇林曰鉅音項如瓶可授投書孟康曰甬竹甬也如今官受密

事甬也師古曰鉅若今盛錢臧瓶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鉅或甬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于其中也甬音同

魏志國淵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旣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汗赭輒收

持縑悉斬

漢書張敞爲京兆尹旣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巷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日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舊唐書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浚不善謀反以城降賊事洩劉昌裔密計斬之卽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賞縑

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練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

營士子文首殺竇禮

書吏李若首殺盧顯

魏志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高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作言次日汝頗曾

舉人錢不予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恠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

魏志胡質任東筦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

分市鹿脯

詐市牛皮

北史齊彭城景王浹爲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牧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

又浹爲定州刺史時人有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浹乃詐爲上符市牛皮倍求價直牛主認之因獲其盜

道烏

亭豬

漢書黃霸更有謁者霸勞苦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爲

烏所盜肉

又霸具爲鄉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

還謝亭長

逼攝縣令

漢書趙廣漢嘗記召湖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我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不忘卿厚意

北史邢邵爲兗州刺史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

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東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其所以

辛公義革岷俗

高士廉改蜀風

北史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公義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輦來安置聽事迎醫瘳之躬勸其飲食于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瘳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疾有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

舊唐書高士廉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持杖頭挂食遙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

獨立使君

鎗脚刺史

北史裴俠爲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帝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周文乃厚賜

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

舊唐書薛大鼎爲滄州刺史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鐙脚刺史

改架柱爲浮橋

以賦塽當苦築

舊唐書韋景駿爲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溢舊隄迫近水漕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隄瀑水至隄南以無患水去而隄北稱爲神腴田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改造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

又牛僧孺爲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黃觀察等

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版築賦菁茆以覆之吏緣爲姦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苦版築之費歲十餘萬卽賦之以塽以當苦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

祝神數虎悉斃

移文虎不爲害

九國志謝傑爲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爲暴人不安居傑一日沐浴謁城隍廟舉酒祝神曰愚民何辜而虎暴之蓋刺史無德化願虎只食刺史無傷愚民因屏左右獨宿殿庭中是夜三鼓廟東南隅忽有物咆哮其聲如雷良久乃止遲明視之數虎悉斃

汝南先賢傳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甯移文獄神虎不爲害

鄧遐斬蛟而江水俱赤

趙昱斬蛟而江水盡赤

襄陽耆舊傳晉鄧遐爲襄陽太守城北江水中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流血江水爲之俱赤因名曰斬蛟渚亦謂之斬蛟津

方輿勝覽犍爲潭中老蛟爲害太守趙昱率甲士千人夾江鼓噪昱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隋大亂隱去不知所終後嘉陵水漲蜀人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于波面過宋太

宗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

羌胡以刀自割

匈奴黎面流血

後漢書鄧訓爲吏人羌胡愛惜及卒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又耿秉性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及卒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

按黎卽務字古

通用勞割也

諸胡以刀割面

夷人爲之劈面

魏志倉慈爲燉煌太守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慕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于戊巳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

又爲立祠遙共祠之

又清河王懌爲元義誣死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爲之劈面者數百人

太公誅齊居士

孔子誅魯聞人

韓子太公望東封于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裔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飲之吾無求于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家語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

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又世說中朝人共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顏光祿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爲甚衆莫能屈

叔向不坐弟虎

劉廙不坐弟偉

左傳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

叔向弟

因叔向人

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

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

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

大夫

祁奚也

室老

叔向家臣

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

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

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

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

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

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魏志魏諷反劉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

叔向不坐弟虎

詳見左傳

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廙別傳曰

初廙弟偉與諷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于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人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攬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于難

典衣典冠兼罪

先令後令俱誅

韓非子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論衡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

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 夫驂乘之呼車
典衣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
仁惠之情俱發于心然而于韓有罪于衛爲忠驂乘偶
典冠不偶也

韓非子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
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
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必貴如令矣

漢高約法三章

李特約法三章

漢書沛公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
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

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
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
非有所侵暴毋恐

晉書李特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與蜀人約法三章
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 又李雄僭稱成都王
赦其境內建元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

李離必行理官之法

腹蘗必行墨者之法

史記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
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
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

馬志 卷八
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呂覽墨者有鉅子腹蘄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蘄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蘄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宣子舉韓厥厥執戮其僕

楊素薦榮毗毗法繩左右

晉語趙宣子言韓獻子于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

隋書楊素薦榮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左雄薦周舉舉劾奏雄

崔洪薦郤詵詵後糾洪

後漢書左雄薦周舉爲尚書旣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

晉書崔洪爲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

史郤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崔族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案法者冀州刺史

殺卿者兖州刺史

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法也遂舉正其罪

晉書荀晞從母子求爲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

將母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第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

將吏卒入丞相府

率吏卒入太尉府

漢書趙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魏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殺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戔死大臣廣漢卽

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

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咎傳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後漢書龐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

來俊臣按狄仁傑

侯思止按魏元忠

舊唐書地官尚書狄仁傑爲來俊臣所脅引之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唯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仁傑旣承反有司但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得憑守者求筆硯拆被頭帛書之叙冤苦置千綿衣遺謂王

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家人得衣中書仁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愕然會鳳閣侍郎樂思晦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宜隸于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不承反臣已死于枷棒矣則天曰何謂作謝死表仁傑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遂出之

又侯思止按制獄苛虐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認白司馬不然卽喫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白司馬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棒卽殺琅琊王冲者也思止問巷庸奴嘗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

倒曳元忠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墜脚爲鎧所掛被拖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爲國家御史須識禮數輕重如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爲抑我承反奈何爾佩服朱紫親銜天命不行正直之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抑教思止驚起悚忤曰思止死罪幸蒙中丞教引上牀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言竟不正時人效之以爲談謔之資

會春頃足歎

會赦未暇省

漢書王溫舒爲河內太守以九月至盡十二月郡中無

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頃足歎

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北史田式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

董宣爲洛陽令豪彊震慄

周紆爲洛陽令貴戚跼蹐

後漢書董宣字少平爲洛陽令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又周紆拜洛陽令下直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間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賓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于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蹐京

師肅清

乳虎

卧彪

漢書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

按李奇曰肆閱也師古曰

直讀曰值

北史李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彪賊甚憚之

號曰蒼鷹

呼爲皂鵬

漢書郅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舊唐書王志愔爲左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爲皂鵬言其顧瞻人吏如鵬鶚之視鷺雀也

少年場

例竟門

漢書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居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効以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使輿出瘞寺門垣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垣東少年場生事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舊唐書則天子麗景門別置推事院專令來俊臣等按鞠亦號爲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王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輩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皆以條貫支節布置事狀由緒來俊臣每鞠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圍遶炙之並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又以索元禮等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卽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卽死十曰求破

家復有鐵籠頭連其枷者輪轉于地斯須悶絕矣囚人無貴賤必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矣則天重其賞以酬故吏競勸爲酷矣

虜來尚可尹來殺我

蜀賊尚可羅尚殺我

玄謨尚可宗越殺我

後漢書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

晉書羅尚爲平西將軍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

反更爲禍

南史沈攸之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三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勿跋扈付丁肸

勿反顧付奚度

南史諸葛長人謀作亂及到門武帝引前却人閑語凡平生言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人甚悅帝已密命左右丁肸自幔後出于坐拉焉死于牀側輿屍付廷尉并誅其弟黎人肸驍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肸

又六明中有奚顯度者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

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
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髀脛人間謠曰寧得
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
酷虐如此前廢帝嘗戲曰顯度刻虐爲百姓疾比當除
之卽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又高帝誅黃
回回時爲南兗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爲亂召入東府停
外齋使桓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人爲之語曰欲併張
問桓康 又北史崔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
莫獬獬付崔楷 又唐永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
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
寧飲三斗酢不見崔弘度

寧食三斗葱不見屈突通

隋書崔弘度爲襄州總管吏人莫不戰慄長安爲之語
曰寧飲三斗酢不見崔弘度

舊唐書屈突通爲右武侯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
犯法無所縱捨時通第蓋爲長安令亦以嚴整知時人
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見
屈突通

以酢灌鼻

以醋灌鼻

見上

北史元弘嗣文帝時爲幽州總管每鞫囚多以酢灌鼻
或杯弋其下竅無敢隱情

以車輻考僞官

以木手得姦款

北史畢義雲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爲稱職
令普勾僞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
北史李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
其脅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
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備極
彪曾在領軍府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彪怒
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

肉餽餽

肉鼓吹

舊唐書敬羽肅宗時爲監察御史以苛刻見委任嘗卧
囚于地以門關輾其腹號爲肉餽餽

外史檣杪李匡遠爲少府監性嚴刻一日不斷刑則慘
然不樂常聞捶楚之聲謂人曰此我一部肉鼓吹

